

東
林
書
院
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一

列傳五

鄒經畬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鄒名期植字公寧無錫人性至孝讀書攻苦年三十始爲郡諸生屢舉不售經年矻矻揣摩制義偶於羣書中得王文成集薛文清粹言愾然曰讀書有向上路沾沾章句無爲也旣從顧涇陽高景逸兩公講學東林每尋格致之義頗有所得一日從高公言及靜坐先生曰調息亦頗有益高公曰不屑也先生聞之愷然又一日問操存法高公曰平日功夫何如先生曰好看書高公曰此處正好用功乃從先儒操存諸法遍參之最後獨心旨高公所論觀未發功夫一觀而用寂一語大率謂觀未發之學以主靜爲訣以主敬爲宗以禮經之九容爲把柄九容件件停當身心內外

一齊收斂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是栽培本體之助至此始悟看書
靜坐原非兩截無事時他念不生非復往來憧憧之擾臨事因而
應之主張自在不至錯亂此真學問得力後証彙語也先生嘗云
聖賢下語如化工肖物一字不虛故其說書最解人願弟子日益
以進當其棲息立宮問字屢滿斗室不能容復他徙徙之後又不
能容乃就文昌閣下開軒二架以居之度可容百五六十人如是
者歲率以爲常特著爲文行社約三章以繩束之諸負挾邪僻者
匿影去自是春秋二榜科必有人金門玉堂聯鑣並進壇坫之盛
前此未有後因吳君覲華於東林廢址建麗澤堂爲之左右提倡
每歲聚學者設書堂中風雨寒暑無愆期故講席得以不墮其造
就後學如此平生實心學問尤留心於經濟嘗察皇明洪範經世
要語及名臣言行錄並鑿鑿可著廊廟爲人嚴氣正性雖身列章

縫而心憂社稷天啓問三案議起不勝憤激長歌短咏以鳴不平
題曰委巷謠崇禎初政事一新有擬謠復東林疏弭亂臆言救荒
未議固人心論治井田說皆一時碩畫惜未有推而行之者御史
祈公彪佳巡按吳中式其廬不見題扁額曰理學真儒後舉賢良
方正復不出安貧樂道雖餽粥不繼日惟玩易一二卦或編緝見
聞一兩行以當渴飲飢食而已壬午卒年七十六學者稱經畬先
生門人嚴毅等謚曰懿長先生

鄒忠餘先生傳

鄒 陞

先生諱期相字公寅號忠餘吾祖懿長公諱期楨胞弟也與懿長公聞濂洛關閩之學其學以無欲爲宗慎獨爲要邑人稱二鄒夫子云先生弱冠郡縣試皆第一與懿長公同補博士弟子員嘗讀書湖濱瘞巨人骨夜夢緋衣人謝曰願有以報公天啓辛酉中副車需次將貢崇禎丙子奉旨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舉賢良方正一人補州縣正缺先生以同邑浙江道監察御史張公繼會薦授廣西奉議州州去交趾二百里無城郭宮室先生除荆棘蓋草舍一二楹聚土人講鄉約立記善惡簿人知嚮化兩廣制臺張公憐君才賢委署養利武緣所至稱仁廉庚辰升浙江都司經歷攝雲和縣事有東陽縣生員許然率其徒數百人來雲和先生怪然踪跡用好言遣之然去日然兄許都反金華報至先生戒城守夜

東坡詩集卷十一
三
兼燭肅衣冠獨坐廳事曰賊來願以身殉賊退乃罷其然之來
雲和也將爲都內應雲陽不至糜爛先生力也甲申聞國變掛冠
歸寄居錫山睢陽廟傍僧舍每向人談及國事嗚咽流涕有哭國
難詩二首有句云推胸欲報無由報空使孤臣血滿巾有辨統詩
和文信國正氣歌一首作詩後絕粒數日死時甲申八月二十日
也享年七十先生未仕時設教洞虛宮弟子恒數百人與懿長公
遞主東林講席自號曰三勿居士

張泰嚴先生傳

秦鏞

先生諱雲鸞字羽臣別號泰嚴無錫人幼篤學湛於經術有聲黉序間久之以經師教授里中士出其門者甚衆顧先生之學其淑人者最優於講當其南面而施講幄所詮說與時師異考古證今精晰無遺學者羣疑滿腹衆論塞胸得其一言嗒然立解迭起問難酬答精敏四座厭心聞者以爲有橫渠擁鼻比氣象故事直指文宗按部及邑令下車率詣文廟掣講學官必以先生應先期敦趨之至期歷階而升一揖就位容止肅然講畢傳會時政間及邑中利弊閭閻侃侃當事爲之動容昔唐堯臣以上堂獻茶聽講得悟先生以言論風旨悚動上官賢於堯臣遠矣邑龜山祠春秋會講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狎主齊盟遠近四集先生儼然就座宣明聖學危言微論令人汗下又不減象山白鹿一會聽者揮扇時

也蓋先生之學得之心而述之口者如此甲寅乙卯間楚黃陳公
以聞爲邑令知先生最深每試必首顧弗利場屋爲諸生祭酒有
年乃嘆曰吾不以所學獻當亡施行之乃顧數數提耳無庸也於
是發憤著爲經正錄一書庚午秋蹶蹶走三千里獻闕下尋奉旨
下提學御史臣問狀果否言行允符學臣以賢良方正狀上聞遂
特授明經之科以歸士論偉之嗟乎以先生所學如此不當如尹
和靖朱晦庵爲崇政殿說書耶今之經筵講官卒無踰先生者其
次則當造士臨雍備五更三老之位又其次則當如胡安定教授
湖州卒以其科條施行天下凡此皆先生之所優爲者而區區以
訓詁之學聞非所云也論者以爲先生在漢世當與鄭立諸儒奪
席數重夫先生固非爲康成之學者萬曆之季溫陵李氏之書盛
行於時溫陵之學蓋本於文成龍溪先生著論以爲其說非是息

邪詎誠坐此輩耳故其書曰經正而是時東林兩先生方闡明性善力闢無善與二王相抵牾悟先生之言實與東林相表裏夫其苦心衛道彰彰如是而或以爲訓詁而已者則已誣矣鏞少也蓋嘗執經侍先生云先生講論既畢必及時政得失唏吁久之或聞朝廷用一正人行一正論則欣欣喜而相告雖其身不離於鄉校而蓋思已宏遠矣先生於壁經爲巖門之學其於談訓誓命之大尤盡心焉使其所施設得行於時當不令天下訾講學之儒爲無用也

黃日齋先生傳

張夏

黃廣原名伯英字冠龍南直無錫人先世常熟人建文朝忠臣叔楊公鉞之後避居錫西胡埭代有耆儒冠龍幼敏且恪隨父塾游涇里因登顧端文尚寶兩先生之門初命題中庸何爲而作也句千言立就端文奇之及長從於東林乙丑丙寅間書院毀瑤焰熾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會忠憲赴止水有司欲繫其子旋奉旨究漏洩因上臺責保狀急高氏四顧無應者慨然要華孝廉國才同署狀極陳罪不及孥之意獲免嘗奉部檄修神光憲三廟實錄綽有史法以貢除鎮江郡博合兩庠士訂三山社入我箴筮公天心書院擢令安遠甫任捐俸竣城工初邑有重囚董傳羅江譚應瑞鍾世修者獻辟候決忽流寇至斬獄釋囚脅之曰從行者賞否則誅董傳等數囚佯從之中塗紿以家近挈妻子仍奔赴獄明年

寇再至數囚復請願出死力守城城得不潰當事者未有以請也
至是部移適下數囚在決中爲力請於郵部曰囚懼法愚也不從
賊志也守城功也謂罪必不可贖乎何以勸後郵部疏題得開釋
其識時勢逆經權類若此居二年卒於官

秦潛綠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秦名重泰字原博別號澹綠無錫人尚書端敏公立孫少好濂洛關閩之學萬曆庚子舉于鄉得山東鄆城教諭耶當白蓮兵燹後饘序爲燬先生至僑寓民間怡然甘之榜一聯於座右云祿薄而君恩實厚毋自薄以負其厚位卑而師道宜尊毋自卑以喪其尊其志趣不苟如此居四年士子愛戴如安定先生在蘇湖時尋以臺司交薦遷福建長樂縣令長俗故多挾睚眦忿服毒草圖命者先生廉知之令鑿毒草地爲渠毒賴之風以息諸如黜奸胥懲豪棍平反疑獄禁斂公費嚴緝寇賊海之濱鯨波不作境內以安一邑士民建祠祀之性素不耐擊拳曲踞時適伏謁一上臺稍稍失度竟以此忤當事論調先生欣然束裝不少顧距莅任僅三百日時論以公之長樂跡八十日之彭澤令差多三之二云及

歸放懷詩酒杜跡城市縣舉賓筵不赴間共故台許公同坐放棹
洞庭卜築乾元觀倘徉林壑者九年以崇禎丙子冬疾卒年六十

五

陳並漁先生傳

高 崖

先生姓陳氏諱正卿字並漁無錫人父太常筠塘公東林之儒者也先生爲人敦孝讓飭廉隅有父風學亦如之中萬曆乙卯舉人屢上公車不第退而閉戶讀書深求理學之奧緣筠塘公與先忠憲公同登萬曆己丑進士素以道義相切劘先生亦嘗訪道於先忠憲與之語卽大有領會先忠憲甚器重先生亟稱之曰筠塘有子又從錢公啟新學易而易理以精其所交惟馬君常先生爲最深一言一動無不視倣性至介剛直不撓見有不宜鄉飲而以勢相射者必攻擊之見有未當銓除而以賄僥倖者必指摘之不通私牘於公門不樹聲援於貴戚邑之人莫不敬而畏之曰此真道學家風也先生家故貧瘠田數畝僅供饘粥時值飢饉指其困語家人曰吾欲出此以贖桑梓則苦不給欲自食之則不忍獨飽奈

何從此惟日噉三棗下以泉水遞減至一棗越八日卒先生既歿
先生之次子禋祉以鞏幕參軍於順治戊申之歲代本郡司馬捧
檄疆理西禮伏三邑三邑地磽土瘠民不聊生爲繕文申請督撫
具題詳豁荒糧六千五百石有奇以善繼先人之志詩云君子有
孝子其先生之謂乎先生之崇祀道南也以禋祉成進士之明年
歲在屠維大淵獻之春距先生歿十有六年矣余生也晚禮先生
於祠考先生之行謹敘次其梗槩作傳用以俟後之君子俾讀而
有感云爾

顧庸菴先生傳

錢肅澗

先生姓顧名樞字所止別號庸菴端文公長孫幼凝重步趨不苟
迨就塾父夔州公延馬文肅及吳儀部霞舟錢太守疑菴輩先後
授尙書以書經名家已而從高忠憲公講求性命慨然欲棄帖括
從事最上特不敢重違父意俛首操觚天啓辛酉舉鄉試爲書經
名魁後屏居煙臯深自斂跡不問生產不事干謁亦不入城市不
赴講會閉戶讀書於五經無不淹洽貫徹所極深研者周易一經
反復潛玩日易之學格物知至之學也晚爲易稿折衷諸家之說
大約主理不主數嘗言程朱易至矣近世若孫文介明雒義倪鴻
寶兒易黃石齋易象正皆吾所不解又言吾祖於易理最精獨無
著述僅仍舊解略爲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於易
不尙文辭蓋心體而躬行之矣先生之爲學原本家庭以性善爲

宗以無欲爲括而敦行以復性踐禮以克欲則其自主之階津也
嘗論明儒獨服膺薛文清胡敬齋二公而謂白沙陽明未免一線
之差又曰端文主無欲二字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忠憲主格物二
字蘭絲牛毛滴水不漏並直接宋儒其議論醇正若此

施曠如先生傳

高世泰

憲副施公諱元徵字泰先別號曠如世爲無錫人公生而不茹腥
豐頤廣額爲文章精敏沉鷲萬厯戊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年二
十有四首謁選得台州司理台負山濱海奸民往往嘯聚公至兼
攝郡篆調和軍民寇氛以輯移疾歸癸亥補京衛武學教授丁外
艱服闋除南京國子助教會思宗登極崔魏伏辜而一時璫孽未
靖公慷慨上封事如劉公宗周文公震孟姚公希孟等皆昌言宜
大用時論重之遷刑曹旋擢職方司協理司事員外郎時都城有
警環畿內外千里罕有損甲死綏爲朝廷効力者公日夜警備兼
攝郡捕領一十八營天子嘉厥績特旨加服俸者二賞銀幣者四
除武選司郎中武選向多請囑公蒞事其弊一清楚寇亂當事議
保障南服擢公湖廣按察司副使時賊已踞承天距麻城僅三百

里公疾驅至麻麻有虎頭關巨盜竇爲賊援公督兵先擒之賊失其援退而走蜀三楚復寧丁內艱起補福建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參議而閩中復亂賊掠興泉漳福間公請勦於撫軍率兵駐仙邑以三部軍並進而復以一兵截其歸路賊不支故軍行七日而殺賊殆盡前後擒賊無算南歸後遂閉戶隱居飄然世外公初受業於本孺劉先生登第後乃遊先伯父忠憲之門忠憲一見稱爲任道之器自此益勵進修言動必以忠憲爲法研求濂洛關閩遺書務在躬行心得不爲矯激奇特之行以釣名嘗有言曰凡事要高人一着卽是私意未淨自流俗觀之似高按之聖賢之中道無當也斯言洵得師心印而亦善於自道矣當忠憲殉璫難公旣周旋烈禍尋得追卹復爲補疏請諡蔭後忠憲家日困止水方塘至不能守行路太息余以購復商於公公慨然倡出公議聖申大

義而余得以貲酬之卒歸舊業卽池上老屋改爲祠邀官祭焉通國莫不手額以白首門生爲此昔人居場制服不尚美於前矣公雖托於逃禪往往入名山參古德好講出世法而未嘗暫忘東林先賢之教甲午乙未間督學使者及郡邑大夫有過問講席者爰採物望首以臯比推公公執卷登座或演舊聞或出新見能令人悅服書院自拆毀後雖未獲復舊觀而仲丁釋菜歷數十年不廢公每祭必至登降有秩灌獻有恪遠邇少長屬目心儀禮成福飲公入座輒長喟穆然情深稱說古先諷切後學客無不聳聽者邑中同善會倡自啟新錢先生暨忠憲原以分財教善兼行當年有會卽有講講卽有刻甚鄭重也歲久不無停廢得公踵行之余幸從公共事按籍給散計已舉八十一會公又深釋同善之旨恒以此敷訓於家且親課諸孫長孫某登庚子賢書公稱鄉先生幾

六十年得見玄孫鉞高考終時年七十八端坐拂鬚整冠而逝

周仲馭先生傳

明史稿

周鏞字仲馭金壇人父秦時雲南布政使鏞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權稅蕪湖以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抗疏極論內臣言官二事言張彝憲用而高弘圖金鉉罷王坤用而魏呈潤罪趙東曦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閻王以祖李曰輔熊開元罪且每讀邸報半屬內侍溫綸自今銀鍊臣子委裘天言祇徇中貴之心臣不知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黃道周諸臣薦賢不效而惠世揚劉宗周勿獲進華允誠諸臣驅奸無濟而陳于廷姚希孟鄭三俊皆蒙譴且每奉嚴諭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棄忠良獎成宵小祇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爲民鏞自是名聞天下初鏞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逆案鏞深恥之通籍後卽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彼

放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是非不少假廷臣多論薦之十五年
起禮部主事進郎中爲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用鑣言察典難以
揭陽知縣張明弼時論譏其薄而鑣榷稅蕪湖時不能持廉遭物
議爲人奸名頗餘僞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罷歸福王立于南京
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鑣及雷縝祚曾王立潞王議令朱統鎮劾
曰廣因言鑣縝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復指鑣榷關事王
令刑部逮治而士英劾周鍾從逆并及鑣鍾亦逮治鑣叔父維持
鍾弟前蕭山知縣銓因言鑣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諸
書僞撰勸進表下江南竄誣鍾爲之致臣家臣已不能沈從逆各
且鑣倡異謀罪在社稷詔所司并勸阮大鍼居金陵時諸名士傾
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主之者鑣也大鍼以故恨鑣鑣賦急
屈御史陳丹衷求解於士英爲緝事者所獲丹衷出爲長沙知州

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鉞指上疏痛詆鑣且漏紙東林謂已
與大鉞張孫振有擁戴功詔并下所司究問明年三月朱欽借大
悲御史王儻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鑣續祚夫真王臣出海內帖
然乃今日冒皇子明口冒皇后由二人譏訕新政故詔言繁典不
立斬二人恐魚腹狐號乘間竊發末力頌統鑣大鉞及劉澤清朝
士皆醜其言而光祿卿祁逢吉鑣同邑人見人輒言遂得為戶
部侍郎何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鉞指陪鑣續祚
鍛鍊周內士英大鉞益怒而鑣友人桐城左國棟黃湖沈士柱皆
嘗列名防亂公揭避大鉞客良玉所大鉞謂鑣召良玉兵王乃賜
鑣續祚自盡

成寶慈先生傳

明史稿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啟二年會試答策極言宦官之禍被放又三年成進士同年生邀謁魏忠賢持不可授饒州推官謁鄒元標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俱郊迎勇獨不往且捕筭其從人中使將愬之忠賢會敗獲免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乘城守擊敗之崇禎十年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爲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爲任濟地抑勇及他寡援者二十三人爲部曹勇得南京吏部主事輿論大譁勇恬然不數日卽辭朝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論德黃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講官羣和之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濬亦得御史而勇以先赴南京不獲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楊嗣昌奪情入閣黃道周何楷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

言之咸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曰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
未有不知君親而可齒於人類者也況儼然秉國之鈞天子是毘
者乎嗣昌謂古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嗣昌所引者何
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信如其言是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
喪終則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書詩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
人類化爲禽獸不止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
一嗣昌而樹萬世爲臣爲子之鵠嗣昌豈以一身去留係社稷安
危耶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境頻告流寇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
議不畏名教不畏先聖之訓詞萬世之是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
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既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則既爲今日之賊子
必爲他日之亂臣且既不知有父矣又執猶子之誼事程國祥以

其爲父同年讓行讓坐何薄於親而厚於親之友耶疏入帝大怒命削籍提訊刑官擬杖徒不許嗣昌疏救亦不納乃擬遣戍命詰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怒切責竟戍寧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皆不召最後用劉宗周張瑋言命吏部覆議久之執政合詞請擢用命刑部核奏請復故官帝以勇宥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後披緇爲僧越十五年而終

刁蒙吉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刁氏名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北直祁州人貞惠先生諱克俊之子幼負異才能日讀千言有黃冠相之曰鳳目獅鼻山項虎背亭亭岳峙非凡相也迨涵養日充剛方厚重見者有泰山巖巖氣象持身不苟見義勇爲生平力學要在謹言行閑程朱一脉之傳舉天啟丁卯鄉試再詣春官不第因慨然謝公車一意聖賢之學構齋曰潛室亭曰肥遯置五經四子性理綱目濂洛關閩諸書其中讀之忘寢食遠邇慕之來學者屢滿戶外著希聖學規十二條以相砥礪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服衰朝夕哭臨及僞命敦趣七發書拒斥之幾及於難會闖敗得解自後肥遯志益決日惟杜門立課考驗身心案頭置一冊名潛室劄記有得雖夜半必篝燈讎焉取古文之發明正學者彙爲斯文正統以授學者嘗曰道

之不明禪學害之也禪何與於吾學借禪以混於儒者害之也爰
作辨道錄尚辨姚江傳習錄之非先是閩容城孫鍾元先生闢良
知之學以子靜直接孟子陽明直接陸子心竊向之後乃折以羣
儒析其純駁衡量謹嚴絲毫不爽歲戊戌始得先伯父忠憲遺書
讀之喟然謂此聖學真派也吾尊之若天地親之若父母敬之若
神明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順積樓一如奉貞惠禮自檢
或有過差或工夫稍不精實卽詣兩主前長跪自訟久之方起每
推先忠憲爲朱子後一人欲以遺書續近思錄朱子節要之後明
儒自嘉隆後統緒日歧得先生論定始有薛胡羅高之稱復上書
燕山王大宗伯謂河津餘干已從祀泰和梁溪當補祀其服膺先
忠憲如此事父母至孝父歿三日勺水不入口哀毀月餘鬚髮盡
白治喪一倣古禮旣葬廬於中庭三年不葺酒入內母年九十三

而歿先生年已六十有六號慟幾絕嘔血數升病臥猶席裯加絰不數月病革肅衣冠起凝神正坐命子濂告辭家廟母柩及忠憲主前從容而逝學者私謚爲文孝先生

石屋遺氓曰昔孟氏未得爲孔子徒竟以私淑肩尼山之統先生屹起伊祁紹衣正學迹其心師先忠憲事死如事生云時地雖隔謂之梁溪見知可也先生屢曾寓書東林與余往復論道而余徒負淵源無能效麗澤之益先澤未斬願學在人世之聞先生之風者可以興矣

陳子衆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陳氏諱揆字子衆浙之嘉善人也少善病絕意進取專心經史多所發明父幾亭先生故先忠憲門人方有明萬厯甲辰重建東林書院其時四方學者觀海來遊執經請業於先忠憲者背趾相錯而幾亭先生實稱入室弟子先生淵源家學晚歲研悅性理哀輯幾亭全書人之讀幾亭書者僉謂幾亭有子先生爲人謹飭端重虛已下人以余爲先忠憲從子執子姪之禮維謹其生平學問所發作而見之文字者甚多而入德齋戒二篇尤爲探天根而躡月窟備載余紫陽通志余服膺先生最切而先生亦謬以余爲知道凡函丈晤對竿牘往來所商確皆聖賢甲裏事故余以爲東林自先忠憲而後壇坫久虛若得先生口之庶幾老成典型於是乎在因欲倣朱韋齋公命其子文公師事劉白水與胡籍溪劉

屏山三先生故事貽書敦請冀先生至止爲見輩矜式而先生亦適于辛亥七月二十一日修書并詩箋見寄命其使曰爲我往別梁溪高某使不解何語比持余札歸則先生已於二十三日午刻端坐而逝嗚呼先生已矣惟是道南一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茫茫墜緒我其如先生何先生其如我何然于此可以見先生居平之得力于學問者深用是于去來之際洒脫如斯也爰以先生所祀于幾亭先生之旁歔歔涕泗而爲之傳

高彙旃先生傳

熊賜履

先生姓高氏諱世泰字彙旃晚號石屋遺氓無錫人明倡道東林忠憲公諱攀龍從子也贈公諱士鶴於東林復建之歲生先生生而凝重如老成人性孝友與諸兄弟讀書必雁序好學彊記贈公每於夜卧蹴呼背誦日所讀書更雜問他卷中句字輒琅琅不失一字少侍東林講席忠憲公卽以道器許之年十五爲邑弟子員崇禎丙子舉應天鄉試第六明年中會試廷對擬第一以嘗忌東林者擠之抑置二甲第一故例同年序齒錄多隱年先生曰父母生身之年可忘則何所不忘具以實書授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己卯奉命主廣東鄉試先是忠憲公以建言謫廣東揭陽縣典史途中發憤進道往返三時著有三時記先生至是攜以爲法庚辰陞本部司員外郎卽中旋有湖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之命

先生初拜命疏言鄉飲濫觴優劣失實請申飭有司得優旨獎勵
分列遵制明道宗經習史敦行適用舉才釐弊之條廣厲學官著
真偽偏全邪正三者之辨謂入門一誤途徑遂差生心害政由此
而致楚人士無不悚息自新者江夏故有濂溪書院因下令修葺
遴通省學者二百餘人砥礪其中立會規五則有收爾精神慎爾
威儀調爾性情等語凡初入爲弟子員者必令謁賀亭陽先生家
求人模樣一册以示矜式時武當山太和宮有內監司香稅者謁
文廟協諸生講書明倫堂諸生非之稅監怒誣陷諸生數十人以
毀折宮坊入告奉嚴旨著學臣回奏先生疏言內監僭虐罪狀爲
諸生辨理甚力得旨撤回寬諸生獄纂三楚文獻刻楚衡述風始
錄南雅諸書癸未任滿回籍自是家居事父母曲盡孝養而無日
不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更建燕居廟再得草廬

三公祠備俎豆飭威儀集一時同志恪遵忠憲遺規春秋會講四方學者相率造廬問道祁陽刁先生包篤信忠憲爲師與先生往復論學朔南相望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休寧汪學聖參究禪宗幾二十年聞先生講道東林野服造門而請先生與言後學宗派惟程朱程朱宗派惟孔孟闡發程朱是爲正宗厭薄程朱是爲亂宗世之談性者旣荒唐於禪宗之徒尤荒唐於援儒入禪之徒必欲堅持三教一家之說惜誤用其精神矣留語數十日而學聖遂悟從前所學之非闕中李顥學尙姚江特造東林會講先生因語之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我註脚是陸象山之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新建之口過也顥因答云陸王矯枉救弊其言如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未可概施之虛怯之人先生所慮極是退而語其從遊謂宜奉爲典型新安汪知

默陳二典胡淵汪佑吳曰慎朱弘施瓚輩講朱子之學于紫陽書院因汪學聖遊先生門相次問學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以廣薪傳又以中庸一書與紫陽諸子答問往復著中庸問答先生之學近守忠憲遠宗朱子而尤以朱子大學格物補傳爲聖賢切實要領工夫謂朱子早慮後人認作空知但說靈明知覺而於事物都不能貫通故提出一理字以實知字再提出表裏精粗以實理字蓋人心之靈猶如火火必有所附麗而後見其光明物乃知之附麗處格則推致廣遠所以用而不窮之法也離物言心遂爲二氏之別傳舍格物而單提良知終非聖門之正的爲其與致知在格物之旨不符耳故講大學者或提致知或提修身或提誠意頭緒愈紛不如仍本聖經明文在格物爲大定同邑蕪川張夏嘗贊之曰必先格物必讀補傳不雜二氏嚴辨無善於紫陽爲聞知於忠

憲爲親見肫肫乎孺慕之終身惓惓乎葵藿之餘戀侃侃乎効璫
之勁節矯矯乎挂冠之卓撰循循乎院規之博約秩秩乎家法之
詒燕皆實錄也先生主東林書院三十餘年構止水祠祀忠憲纂
高子節要輯年譜踵行忠憲同善會八十六次孳孳焉守忠憲之
道以待後之學者故學者莫不知有彙旃先生其歿也上距萬曆
甲辰東林之建蓋七十有三年云先生督學吾楚先公受知實最
深嘗拔置濂溪書院命主講席先公感先生之教遺訓家庭必毋
忘東林一脈然則先生之教思不私吾楚而吾楚之被澤亦弘且
遠矣

熊祈公先生傳

錢肅同

熊祚延字祈公湖廣孝感人幼莊重寡言笑弱冠補博士弟子下
帷攻苦庭羸骨立長老皆服其精進嘗曰聖門唯顏淵好學不幸
早卒曾子獨能大聖道之傳于是哀集曾氏生平言行編爲一帙
曰希曾錄朝夕展玩亦步亦趨未常少違孝事父母色養兼至母
病篤籲天請代處友重然諾見義勇爲四方學者造門請益則謂
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者求仁誠
非弘毅不爲功彼二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正坐不弘不毅耳爰
作弘毅解示學者學者稱爲弘毅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經
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書靡不洞悉源
委而尤究心當世之務默坐澄觀籌度曾不爽毫髮居恒每自比
管葛而願不輕於一試故人亦莫之識也崇禎甲戌流寇大起鄉

東坡志林卷十一
里震動先生避地白雲山將終老焉諸父老請於先生謂公邦人
領袖信義素爲所服若義旗一舉四方響應相與戮力保障以待
官軍賊宜可辦也且多出衆言激之先生不得已同衆出山料集
義旅布部伍申約束立營寨整器械旬日之間軍事大備賊聞之
遁去相戒勿犯熊公里如是者數年鄉人安堵如平時先是有勸
先生應制舉者先生曰子將效魯仲連蹈東海死爾何應舉爲至
庚辰辛巳間無錫高公彙旃督楚學政興復濂溪書院修明正學
先生瞿然起曰吾聞高公係忠憲公從子爲東林嫡傳安可當吾
世而夫之始攜弟祚永同出應試高公閱卷亟加嘆賞拔冠一軍
待以殊禮遂入室考道研精高子遺書得東林先賢洛閩一脉歸
而集衆衛鄉里如故亡何爲里左豪惡所忌勾引賊衆大至爲亂
乃號召義旅若干人與賊交鋒會大風霾晝晦士卒相失先生僅

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田中田淤馬足陷竟被執因仰天嘆曰
予老逢掖不知兵且平昔服膺曾氏教臨深履薄兢兢惟隕越是
懼不幸遭世亂竟落賊手循省生平有乖全歸之義誠無面目見
先賢於地下既乃曰成仁取義孔孟訓也我心如皎日更復何恨
言已罵賊不絕口遂被害時長君賜履方九齡能讀父弘毅齋諸
書守之勿失順治戊戌成進士入翰林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兼刑
部尚書康熙庚戌以覃恩贈其父如子官其後賜履歸里讀書下
學堂作學統全書及閑道錄皆明先生之學也次君賜瓊丙辰進
士官翰林院編修一堂砥行並能復先生之教云

惲遜菴先生傳

高 柱

先生姓惲名日初字仲升武進人初爲名諸生與復社楊維斗錢吉士諸公角藝論文卽以天下爲己任閱其師劉念臺先生絕粒死爲位以哭甲午拜劉先生墓於下蔣其子灼彙平生著述成全書排次事蹟爲年譜日初訂正并爲先生作行狀其末云日初之得從先生學也以清惠張公故清惠從先生所歸命日初亟往見日初先生今之周濂溪也後數年先生罷中執法乃始執弟子禮謁見先生於都門因侍問咨請先生旣直舉原本視之又責以鞭辟近裏一日先生視以未發與發陰陽動靜一致之妙日初曰此理在心體之自見而求之書冊者不信也如中庸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何居先生曰正中庸一書歸宿也不徒曰天而曰上天之載分明有主宰是者此主宰非耳目覘聞所及故曰無聲無

臭吾人行止起居寤寐飲食無非此消息卽至萬事萬化闔闢縱橫未嘗動著纖毫乃所謂無聲無臭也豈求之皆皆冥冥莽蕩無歸者哉日初聞教也悅復進日中庸旣明道之所自出又從夫人之所大同者指出中和若曰天命之性非他也卽此喜怒哀樂是也子思喫緊爲人於此最切首從天命起末歸天命結中問就日用人倫天下國家章主其大用極之聖神功化而一本於天德之達不得有幾微增損夫子謂一書歸宿倪在是乎先生曰今日所言毋已太高更須自己反觀得力安在日初日俗儒病坐不知若使知而不行與不知何與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所以慎獨爲千聖傳心之要劉先生領之其爲狀大略如此一日攜狀過梁溪并劉先生平日所著書示余祖學憲公且曰先生壬子起官道謁忠憲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皆儒宗關鍵劉先生之學

卽忠憲公之學也因作高劉兩先生正學說略曰忠憲先生得之
悟畢生祇重修持會稽先生得之修末後亟稱解悟忠憲先生以
格物爲宗成乎形之謂物本乎天之謂則會稽先生以慎獨爲宗
一於位之謂獨原於性之謂誠要以窮理主敬用各有常而進實
相資孔門之博約也虞廷之精一也兩先生所由有接其傳學者
惡容以偏廢也宗仰高劉窮理主敬之學契合如此學者稱遜菴
先生

孫蘇門先生墓誌銘

湯斌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嗟嘆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塋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劭真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峰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纒帛賁於嚴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焉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

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
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
儒。奇遇皆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年慷慨。有大
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園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
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
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第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治
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慕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
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証取本來面目。
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培京師。見曹貞子公舉
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
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
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

如掌孫公留其勳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案館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早定其子弟僕從厥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營嘗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坐熊經略賊考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閹知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卽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閱夜繞御床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

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以時焯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芻秣辭致芻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郝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峰山結茅雙峰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關兼山堂讀

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筆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來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遺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卽疾病未嘗有情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膏壘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俱有調理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

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
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
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
見言已卽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
兢惕勵不敢將就冒認慎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
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
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體酌乙丙
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
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
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矣程子曰世無
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
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

以亂孔聖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
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
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
其斯爲疑道之君子何疑歟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一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二

列傳六

秦大音先生傳

高 燧

先生姓秦氏諱鑄字大音號弱水先忠憲公高弟也父水菴故事忠憲爲入室弟子并率先生拜忠憲於講壇誠之日自今以後一言一行必以吾師爲法先生遂受業焉強學力行克成父志崇禎丁丑又與余祖彙旃公同登進士文章氣誼互相砥礪旋筮仕江西清江旣又補山東蓬萊後以考選擬授儀曹姜公曰廣在揆席屬言衆中秦某清品真才他年公輔器也乃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居未久見國事日非遂力求去歸隱於東林之南顏曰千休館歲時朔望謁祖祠外終不一至家也先生幼有孝行事父母竭盡色養撫二弟友愛特至且以道義相劇切居官公勤仁慈所至輒有

善聲去清江時上官檄催門稅甚急乃捐俸三百金應之謂父老
曰以此爲汝曹別已卯分校秋間所得多名宿巴縣令王錫以殉
節終者其首薦也考先生生平孝友型於家忠信播於鄉惠愛施
於民靖獻著于國讀聖賢書行聖賢事與忠憲之學如符節然居
千休館後一以造就人材爲念錫之人士爭學焉年六十五而卒
門下士私謚曰文孝先生且立祠於千休館猶祀忠憲於止水之
義也繼復公請從祀道南祠附水菴先生旁父子同事一師復同
祀一堂豈非古今所希覲者哉

胡慎三先生傳

高嶠

先生姓胡名時忠榜名時亨字伯昭別號慎三無錫人幼孤力學
卽心慕先忠憲之爲人崇禎丁丑與余祖學憲公同登進士第往
來問道交最厚謁選授南昌府推官南昌省會繁劇民風刁訟宗
室嘉陵先生仁明清簡具有風裁會妖賊張普微亂定策禽斬首
從百餘賊遂解散悍宗五閩王等肆橫揭院題參地方以安及饒
州寇叛用以益攻盜之策悉平之時民飢盜起數出方畧定進賢
萬年金谿諸邑變癸未春土寇李肅十等僭號通楚獻賊巡撫張
公鳳翽會虔撫林公一柱檄行監軍道事先生出奇用間以撫爲
勳不越月八獻奇功悉斬元寇大書荷戈爲賊荷鋤爲民二語以
安反側又念難民未甦發廩賑濟清還子女收葬枯骨時慶更生
奉新靖安安義三縣各立生祠及陞任去閩郡士民肖像祠于東

湖講堂後祀于名宦祠南都考選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江西按臣
周燦追敘平寇功特加一級所奏如清言路正綱常收人心陳軍
功清屯清折諸疏皆侃侃大計惜不能用先生性至孝父俸有遺
金隱德早喪甫釋褐卽疏其母虞太夫人苦節得旨旌表居官重
忠節崇道義如修孫許二公旌忠祠議留澹臺子祠租復梅子真
祠皆有關風化者平時究心理學著有聖學源流錄及先忠憲續
近思錄序癸巳秋常郡守宋公之普與先學憲公講道東林先生
舉先忠憲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羣推正學云

高若谷曰聖學之有源流由來尙矣先生邈而窮之而源流以清
至先忠憲之學得之考亭先生謂續近思錄一編可闕朱子之集
成卽可闕公之願學是深知考亭卽深知先忠憲者也先忠憲之
學于是有宗矣

嚴佩之先生傳

龔廷歷

嚴毅字佩之無錫人別號生軒弘治壬子鄉薦仕至安吉州知州月軒公桂五世孫公負至性孝友絕倫弱冠補弟子員旋食餼受業於鄒經畬馬素修兩先生門家貧屏息偃庭邑長以其貧或分清俸亦未嘗走謝訓投生徒以資養親婚弟嫁妹高第多出其門一生篤學好古手不釋卷凡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毅曰讀書以理學為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處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學憲彙旃推爲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志諸書公於功名兩字絕不真念自甲申後遂永謝試檄惟於理學是究江南學憲張能麟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袞素杜門終不一謁其孤介高邈類如此

王敬哉先生行狀

汪琬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河間府之任止自公曾祖光祿府君始
來京師養於晉故遂爲宛平縣人家譜散落不知其族望所自始
凡再傳而家始大錦衣府君性孝友讀書知大義掌東廠太監陳
矩賢之欲援府君爲理刑力辭不就布政府君舉萬曆中進士初
仕潞安府推官以清節著一府人稱之曰王青天但飲潞安水耳
自後歷官皆有聲績歿而董文敏公其昌表其墓府君無子錦衣
府君生公甫晬卽以子府君爲之子稍長善屬文旁及詩歌古文
辭皆優爲之相繼受知於國子監司業張公鼐提學御史左公光
斗二公素名人每見公文輒歎曰此公輔器也年二十六舉於
鄉又十六年舉進士知公者欲引之入翰林公方請假營焦夫人
葬未暇仕也而值流賊破京師遂挈其家播遷東南久之始歸順

治三年 世祖章皇帝慎簡文學之臣以儲後用公蒙首選卽授
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與諸詞臣一體辦事與修明實
錄尋除秘書院檢討歷侍讀遷國子監祭酒入爲弘文院侍讀學
士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刑部右
侍郎載公明說薦公可大用吏部難之 世祖素知公遂越部議
而起公於家其明年以原官兼弘文院侍講學士遷國史院學士
尋以 太宗皇帝配天 詔加一級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加級
如故尋轉左不數月遂拜禮部尙書又明年加太子太保公自爲
諸生卽肆力於學日誦記數千言自經史諸子百氏無不貫穿每
考論古今治亂興廢之故輒慨然有志當世益務爲經濟有用之
術在弘文院 詔察明季殉難諸臣始末公卽疏言在內如東閣
大學士范景文以下二十有三人在外如山西巡撫都御史蔡懋

德等五人或以其身仗節死或父母兄弟婦子相隨死或家人闔門大小俱死其忠烈相同宜並賜褒揚以廣作忠之典疏既上時論悉以爲允及在禮部感上知遇益盡心於職掌會御史乞更定帝王廟祀典公疏言廟創自前明迄於本朝曾經增定皆祀從來開創帝王功業顯著者至於守成令主槩不及與中間如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王康王其行事具見詩書漢之文帝史稱其節用愛民方內安寧家給人足宋之仁宗恭儉仁恕明之孝宗亦與仁宗相類愛勤惕厲終始不渝此七君者宜百世祀不當以守成見格又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祠列張浚三命爲將凡三致敗一敗於富平則關陝遂陷再敗於淮西則鄴瓊叛命三敗於符離則中原遂不可復且劾李綱殺曲端與岳飛議不合奏其積慮在於併兵雖爲南渡名臣而初無灼然可見之功亦當罷其從祀

詔議禘祭禮公疏言宜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及 太祖南向 太宗東向又 詔議大享殿合祀禮疏言 本朝所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如前明附祀例有建議請祀周公於孔子廟者公獨以爲不然疏言周公制作前代比諸帝王今既配享武王於廟禮數隆重若復祀諸文廟之中於體爲褻非尊崇之得也議者謂北岳恒山立廟曲陽非是公以先儒言考之曰按曲陽有三地里志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恆山北谷下曲陽屬鉅鹿郡鼓聚少陽亭晉荀吳滅鼓其處也今之曲陽旣非鼓聚又不在北谷距恒山絕遠遂疏言宜從議者移祀渾源州爲便是時天下大定 朝野又安 天子銳意振興禮樂公旣鉅儒同學淹洽爲 上所委任而又身居禮官之長一切制度沿革必皆援古證今侃侃建白雖或 廷議糾紛亦皆俟公一言而決

上亦必從公言由是眷注日厚公有賢長子曰胥庭先生熙先與
公同爲學士至是亦以考績加禮部尙書父子後先同列海內榮
之以爲 國家異數王氏盛事晚近數百年以來所無有也顧
天子方嚮用公而公且以夙疾請告矣疏凡再上優 詔皆不許
會 世祖皇帝奄棄羣臣公治 大行之喪及議今 天子登極
禮儀日夜辦事左翼門疾大作又再疏請解任 上不得已予告
公雖里居士論益翕然推之康熙三年疾良已人咸望公復用或
私相告語曰 天子且旦暮召公而公於是歲亦甫年六十有三
動止康寧如少壯者故事當赴補公徑不肯起遽以老乞致仕自
是迄公之歿凡十有五年終不復言出矣一時有識無不爲公惋
惜亦無不服公進退大節以爲仕宦者所難公交游滿天下少時
所親密者率多文章意氣之士既躋貴顯猶汲引不少怠雖單門

後進輩行澗絕每到門投謁必相與握手欵曲凡被公禮遇者人
人色喜謂王先生親我也諸所獎借其後率皆成名性清慎不苟
於財嘗貸前明中貴人何某金百兩何死於盜公無所歸金遂舍
諸僧寺且設位爲文以告曰吾用資故人冥福有同年生宋君某
者寓赤金百兩白金千兩於公其家不之知也宋君歿公促其子
至如數與之金其子大驚願以其半奉公爲壽公笑曰如是則與
乾沒有異乎竟悉予之平居無聲色博奕之尙晚歲益嗜澹泊惟
潛心先儒義理之說以躬行心得爲主於諸儒論難不強爲異同
及其發之於文原原本本下筆輒數千言而悉根柢乎六經其論
詩風雅正變則謂論正變以體不若論之以聲蓋體由聲而定也
三代以上詩與樂出於一古人以聲詩奏之樂是故詩之本在聲
孔子刪詩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或謂詩有正變聲何以

有正變不知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皆變也後儒補六笙詩又補肆夏詩皆未達乎聲之義者也論春王正月則謂春秋之作孔子尊王之作也因魯史之文遵周代之制槩乎無可疑者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倍王非尊王也是故孔子所書春者卽周之春所書正月卽周之正月也其說悉有裨於學者至其他碑銘之文尤見重當世子若孫欲榮其祖父者往往數千里惟公之歸其辭皆典核有則今翰林侍讀學士葉君方謫序公集曰色黝然而光味冲然而長蓋實錄也間召賓從子姓與之觴咏及嬰遯山水間所賦詩清新整麗見者爭傳頌之有青箱堂詩十卷續詩十二卷文集十卷家譜年譜各一卷雜著述若干卷以某年月日邁疾卒於正寢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城關外坊畏吾村之西

孫北海先生傳

錢肅澗

先生姓孫名承澤字退谷別號北海順天大興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至吏部侍郎生平博學嗜古著書甚富其有關正學者尤莫如五先生學約及考正晚年定論二書序學約云學非博不足窮理非約不足明要博而寡要則汎濫無歸聖門所不貴也宋朱子集周程張四先生書撮爲近思錄近錫山景逸高公取朱子文集語類倣近思錄爲節要兩書精粹切實余讀之不忍釋手謹照原本十四類每類中語各集一處或語意重複及全集中有可入者間有損益名曰學約蓋天下之理約於五經四書經書之指約於五先生五先生之學約於近思錄節要二書雖卷帙不多而全體大用備焉此聖道之真傳也其序晚年定論云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或謂其一生牴牾朱子晚年作定論其悔心之萌而尊

朱子乎予曰否否此正陽明深詆朱子也朱子著述較周程諸子爲多陽明獨摘三十條爲定論又不言晚年始自何年但取偶然讓抑或隨問隨答語及早年微涉頓悟與陸子靜合者俱坐以晚年自悔目爲定論予嘗考之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乃知朱子四十五始與陸氏兄弟交嗣後年愈晚闢邪愈堅寧有一字合於陸氏一言涉於自悔者此予所亟欲考正者也時先生年已八十有一矣蓋先生尊信紫陽老而彌篤如此不踰歲卒卒之後柏鄉魏公致書錫邑吳侯謂北海先生之學其得忠憲高公之統者也於是錫邑後學羣舉而入道南祠

龔震西先生傳

高 瞻

先生姓龔名廷歷字玉臣別號震西本常之武進人自湖干徙居無錫熙春里順治壬辰成進士除湖州府推官治績見李荅平讞錄時上官有以叛黨陷平人者先生不可上官怒爭之益力乃罷職歸家居好讀書早暮手不釋卷凡天文地理諸子百家靡不分類以編晚益潛心考道與先學憲公講學東林書院至老不衰著有願學編理學醇疵辨諸儒語錄諸書而自記留耕堂有云予祖業二頃比年災於澇災於暵復災於蟲予曾不介意予所憂者貪泉禍水溺心霑涼焦思燥性煽虐驕陽三彭二豎蝕根蝨賊予願以仁爲穀種義爲時措禮嚴經界智析莠苗毋欲速而同宋人助長毋不熟而譏萋稗弗如遜志時敏以當終歲之勤動德鄰仁輔以承雨露之灌滋樂道進修以爲逢年之銍獲彼以耕爲耕者夫

夏木堂集卷之十一
子所謂餒在其中以學爲耕者孟子所謂飽乎仁義也以田爲田者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不過數年之計以心爲田者吾耕之課吾子耕之吾孫與曾孫耕之斯爲百年之計也夫爲百年之計則所耕者既深所留者不亦多乎斯言也當耕而耕始終無一計功程效之心夫是之謂純心之學

湯潛菴先生墓誌銘

汪琬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尙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彫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殮醢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讖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迥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世饒張甚忌公聲望出已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上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譏公於 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上神聖稔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遠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

氏姓名執手相詬詈以其媒媾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闕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會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

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了好禮普顏不花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棄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世祖顧召李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旁午頗驕橫不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盜至卽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

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賴賴四
省上游地穹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值海寇犯江
寧賴人駭然各洵洵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
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其餘黨賴人以
靖上官方倚公如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
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
相陵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
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
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
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
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修 兩朝聖
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 賜鞍馬綠
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
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蒲博諸
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遊山水間以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
尙拳勇用鬪毆恐悞民財事急卽恃勢豪爲囊橐不可究詰其尤
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修故轡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
枋伽山五通神尤盛嚴寒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
姦巫淫尼闖入人閭鬪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
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爲政簡靜然
下令期於必行胥吏蠹胥悉播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
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
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

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邨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姓
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
分年帶徵請捐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
明神宗朝所加九厘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
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 詔擢禮部尙書掌詹
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闔阻公行又
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
已忌者覬知之愈益憾公 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
何公亦感 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阿不撓忌者方
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
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
閣擬 旨下部究主使 上乃命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

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論公曰彼應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
不服而忍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慙且憤所
以誣峻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示恩干譽於是公
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病歸忌者欲
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嫉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
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
公介侍 皇太子請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
嫉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猶
不愜忌者意羣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齋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老
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
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秘之急 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

輿道路諱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微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此耶越數日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爲難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爲先所撰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在史館出入必借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

幾而公欲薦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
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
歲訖今猶覩顏人問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泫泫被面何
忍執筆銘諸然琬惟以直諫爲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
受譏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爲 國純臣爲世儒碩
道福洛闔志宗稷益維吾 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
翩然引身潛蟄閩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人登侍從出拊江
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邊蒙前席遴彼含沙伏機以
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帝
德 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
天黃罔之邱不騫不圯瘞是銘詩以俟良史

熊敬修先生傳

高芷生

先生姓熊氏諱賜履字青岳一字敬修號愚齋楚孝感人其先南昌人也由順治戊戌進士入庶常歷官東閣大學士既歿而朝
廷隆禮師傅易名褒寵賜諡文端學者則皆稱敬修先生云先生
生而老成端謹垂髫時贈公弘毅先生手先忠憲遺書一編授之
曰東林爲道學正宗吾少幸出學意錫山高公門高公於忠憲爲
猶子以得諸親炙者啟迪後學俾得粗有聞知兒曹能服膺是編
便是聖賢路上人也先生受簡再拜曰謹受教嗣後歷官禁近諸
所講述一本東林旨趣爲宗其在閣學也 上嘗命講大學首節
暨中庸性道教等義先生敷陳愷切條對曲暢每發一言 上未
嘗不點首稱善後先生掌院事入直經筵首舉尙書人心道心爲
對其於理欲消長辨析毫芒一時感動 當宁同列咸嘆弗如曰

熊公眞者儒也東林書院之重修於潛菴湯大中丞也時先生適以讀禮僑居白門予偕兄節培竭蹶襄事事竣乞先生文以爲記先生感門戶之糾紛懼道脉之凌替重以默識篤行爲吾黨相勸戒且以口舌軋擊意見紛拏爲當日影附東林諸公痛下鍼砭累累千言皆切於人心世道嗚呼先忠憲於明季力維正學砥柱狂瀾先生遭逢 聖明累侍講幄而持論醇正至欲并消蜀朔形迹此心此理易地皆然亦可見先生之私淑於東林者深而東林之流澤爲遠且長也先生詩文雜稿所著最富其精力尤在學統閑道錄下學堂劄記三書今 皇上亦屢讀而嘉之至此之紫陽涑水且有將來配享文廟之褒寧止東林俎豆歟 正生 嗣守先業兢兢懼東林之廢墜幸先生之從祀於茲也用敢約舉先世遺聞略述其生平若先生之立朝大節豐功偉烈炳炳天壤不朽於千秋

萬世者自有 國史在

贊曰先大夫之督學三楚也嘗建濂溪書院首拔贈公弘毅先生
俾主講席歸里後不遠千里時以所學相質證後遭流寇喪亂以
守正不屈死曰吾不敢負梁谿之止水也非學有源本而就義如
此乎敬修先生稟承家學以相 天子論道經邦弘濟萬物可謂
有體有用矣其與贈公相繼並祀於東林也雖顯晦不同而後先
濟美有以也夫

陸稼書先生傳

王材任

國家重道崇儒德教翔洽端人正士後先輩出其粹然一出於至正
爲東南道學之宗者惟陸稼書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隴其唐宰
相宣公後浙之平湖人生而粹清端嚴莊重不苟言笑孝友其天
性也幼讀春秋傳過目不忘稍長博通經史慨然有志於聖賢之
道於四子書章句尋復不厭不啻菽粟之於口被服之於身故其
生平所成就皆本諸躬行實踐而其文章政事表見於外者又爲
士大夫所共知宜東南學者咸以爲朱子之後斷推先生也年三
十七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授嘉定知縣縣瀕海難治先生潔已
愛民力行節儉抑吏胥鋤豪右民俗丕變去官之日小民遮道攀
號聲徹數十里不絕旣不得請因刻木爲主尸而祝之會左都御
史蔚州魏公環極疏薦廉吏第一復原官再授靈壽縣先生力行

教養條上六事請於上官民咸便之在任七年以左都御史澤州
陳公說巖薦得行取邑民之泣而送者一如去嘉定時授四川道
監察御史上疏論時政敢道人之所難言直聲震天下有與先生
不合者先生遂改調歸屏居泖口閉戶讀書敝廬數椽不庇風雨
布衣蔬食惟以講學爲務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未嘗見其厭倦
也以康熙三十一年卒享年六十有三先生之學本於程朱謂不
主敬無以立本不窮理無以致知又謂明之薛文清胡敬齋曹月
川羅整菴朱子之正脈也此外則陽儒陰釋之學創爲新說叛道
離經梁溪顧涇陽高景逸起而正之爲功於學者甚大嗚呼先生
之於斯道也見之精故言之切造之深故辨之晰先生之爲功於
學者更大矣先生始罷以薦得復用數年以薦得爲御史抗疏無
所忌諱與會議持論侃侃未嘗少屈至有欲以深文中先生者賴

聖恩寬大曲爲保全歸田之後江南學臣缺

皇上獨念先生又欲起而用之而先生已不能待矣

皇上仁如天地明並日月宏開言路優容諫官扶植善類無所不至先生之遭遇可謂盛矣天不假之年未竟其施此又士君子之所共惜也昔于清端公嘗告人曰天下清官惟陸稼書蔚州魏公亦謂余曰昔陸稼書云州縣親民之吏民間瑣細當爲分理若爲大吏惟虛公廉靜總大綱嚴責成其於事也多不如少少不如無與民休息而已迨余巡察直隸詞訟紛如見有情罪可惡者受而理之及按其事無一字實者而文移上下耽延時日兩造之身家俱不可問然後知稼書之教我者誠至矣余在吏部澤州陳公爲冢宰告同官曰今有志於學者必自羞乞墦賤壘斷始此陸稼書之言也願諸公共勉斯語耳夫三先生者海內所謂大賢也而居恒

議論必稱述先生使後學知所景仰益見善與善之相感也嗚呼
俱不可及也已所著有三魚堂集問學錄松陽講義困勉錄讀朱
隨筆及點定四書大全等書行世今東林後學請於濬川大中丞
張公從祀於無錫之道南祠此非以道南之祀重先生也亦非借
先生以爲東林重也特出於一時學者仰止之思不能自己而大
中丞亦以爲非此無以慰學者之心欲世之目爲東林者皆學先
生之爲人而後無愧其爲東林且欲後之從祀東林者必如先生
之爲人而後無愧於從前之祀於東林者也一舉而數善備之矣
先生之成進士也出吾鄉陳省齋先生之門故知先生甚悉乃次
而述之且系之以論曰稼書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由先生而溯
之於二程則先生其世適也東林顧高之學亦程朱之學也由顧
高而溯之於道南則先生其大宗也要其有功於斯道一而已矣

吳徽仲先生傳

施剗曾

吳徽仲先生諱曰慎號敬菴徽州歙縣人也生而穎異少好學未弱冠補弟子員始而從事舉子業江左文壇名望素著繼而潛心理學家貧甚壺隱金閭聞梁谿有高彙旃先生能繼顧高諸先生主壇講學於東林書院四方來歸因往遊焉從東林諸君子後虛心請益研求下學上達之旨析疑問難時出讜論載之紫陽通志後返故園益向學紫陽遺古兩書院中會講不輟時則有胡匏廔汪惕若汪然菴施虹玉諸先生共相討論悉守白鹿洞學規而喫緊則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究其得力處尤在一敬字因自號敬菴學者宗之羣稱爲敬菴先生蓋先生天資高適於書無所不讀而其尋繹把玩終身不厭倦者則惟小學近思錄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諸書迄今紫陽遺古之間學者鬱

起知所指歸者先生汲引之力居多大中丞考陽張公當今理學
宗主也平日所傾心折服者惟先生偕注默菴施虹玉兩先生著
述且有殘編斷簡不可輕置之語嗚呼觀張公所折服於先生如
此則先生之所以爲學槩可知矣子愧鈍根俗質浪游中外三十
餘年未暇講求性命之學今老而歸田時與東林講會道南遺規
猶在令人嚮慕之念不輟也嘗讀先生書竊嘆其義理淵深眞足
以分宋儒一席所著有周易粹言大學章句翼中庸章句翼已行
於世其餘若周易翼四書翼周子太極圖翼西銘翼三十餘種因
貧不能刻尙藏於家歲癸巳後學同人公舉先生主崇祀東林書
院道南祠配宋儒楊文靖公龜山先生永饗祀典云

汪默菴先生傳

陳鵬年

文學汪先生諱璵字文儀號默菴新安之金城里人也系出周魯成公子汪侯而分派則自唐開國鐵佛公始代有聞人歷傳至文學穎悟過人十齡通經史大家然不屑事俗儒章句而惓惓於韓之原道年十六卽手錄理學諸書潛心體認可謂聞道甚早矣性孝友色養其尊人鄉賓惟晦公繼志守身貽親令名丁內外艱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弟歿憂勞成咯血症越四十餘年復爲其季病且歿兩發舊疾幾憊人服其至性近世希覯少遭喪亂家中落兼治生以佐甘旨贍仲季而一燈午夜雖祁寒暑雨終其身弗稍懈中年僦居漢陰因占籍中楚文譽日噪不十年棄去淡如也惟力於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身修教成庭內肅然生平樂與善而不妄交所師友者錫山高彙旃先生吳趨徐侯齋先生及同里

汪石樵葉簡崖數會友而已故高彙翁先生寄詩有曰遊吳握手
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蓋紀實也於憂患中以讀易求寡過之
旨故所著有質疑二十卷凡八易彙而研究愈精孝昌熊文端先
生亟稱之曰足下辨志旣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閩爲宗而其
才又足以發明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大有功於四聖近
大中丞澹川張公序之曰力學篤行道宗孔孟理本程朱其實地
發明處都從身心體驗吾知大易真詮自伊川紫陽而還汪子分
一席矣其見重於有道如此又有語餘謾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
典堂文錄大學章句釋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答各若干卷其
他校錄評選前賢書甚富或行於世或藏於家皆可垂諸不朽者
年七十四卒疾革之前數日仍手答吳門蔡九霞論格物致知之
義闢異說闡正學娓娓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子

名鈞字鄰石食餼有年能世其家學

賈曰子少與鄰石同庠得拜先生于漢寓密窩儀範嚴肅望如山
嶽及聆其聲咳談論如累口坐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每與
子反覆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令西安
猶寓書敦勉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固已勤懇矣今先生歿名愈
尊道愈顯雖未少見諸設施而著述弘多皆大有關於名教開示
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醇儒之業不徒稱獨行君子云

施虹玉先生傳

秦源寬

先生諱璜字虹玉號誠齋徽州休寧人幼凝重寡言笑塾師卽心異之年舞勺已通孝經小學四子書稍長事制舉業應試過郡見紫陽書院中有講學者先生諦聽身心性命之緒論遂恍若有所得喟然曰學者當如是矣舉業非吾事也遂絕意仕進發憤潛修卒以理學著稱云其爲人以古道自處而一生得力尤在誠信兩字每謂吾儒以誠守身以信應物自然內外交修而學始立其爲學以宋儒程朱爲的兼于濂溪橫渠及明河津餘干泰和諸子之書無不日夜精研晰其同異辨其源流而得其指歸所在其講學也在新安紫陽遺古兩書院每月會講皆首推先生主講席先生必先期齋戒肅衣冠歛容止危坐正論儼然以一身當嚴師益友而於先儒語錄尤多所發明能使聽者亶亶忘倦以故四方學者

翕然宗之其來遊錫山也以康熙壬子歲時鄉先生前楚學憲彙
旃高公以忠憲公猶子主持東林書院先生負笈遊學厯吳越邇
梁溪登東林講堂慨然有吾道復興之志以彙旃先生實得忠憲
公家學淵源遂執贄行師事禮高公固雅重先生每會輒推爲祭
酒先生亦直任不辭其立法引掖後進也九容以養其外九思以
養其內九德以要其誠而所尤諄切者惟以修身立誠深相策勵
學者佩服景行一如在新安時其所著有思誠錄每日以存何念
接何人行何事讀何書吐何語五者自勘座右大書毋自誣誣人
毋自欺欺人以示警更有小學發明五子近思錄發明兩書皆行
世最著者先生功在理學五十餘年而歿歿後十餘年諸同人公
舉祀先生於東林道南祠先生之學益以大顯余雖不獲見先生
而少時猶及事內祖學憲高公卽耳熟先生名學憲公諸孫函二

幼卽侍東林講座習見先生輩與型最心折先生者謂先生旣配食先儒矣不可無傳因縷述平生品概而屬予傳之如此抑又聞之東林故老云先生始來會講也臨別時與高公約以某年月日必赴講及期高公設榻以待或謂公曰遙隔千餘里安能必施君之果如約耶公曰不然施生篤行君子也如失期不來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竟先生果攜其子擔囊而至論者謂非高公不能信先生非先生不能取信於高公以此兩賢之至今傳爲講堂佳話嗟乎重然諾矜期許此風今已渺然矣必誠必信如先生者眞古人哉眞古人哉

宋牧仲先生傳

顧棟高

宋公名犛字牧仲自號漫堂文康公權子年十四以大臣子入宿衛從

章皇帝渡桑乾水水濶數丈公躍馬以過

帝見大喜賜雕翎箭五踰年分第諸在衛者隨其文武擢用公試第

一當改文資文康公以年小力辭又三年隨文康公歸里力學好古所切劇詩古文詞皆一時耆宿洎公歿服除謁選得黃州府通判尋擢贛關內陞刑部福建司郎中明於律例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萬石詞連本管部抵衆立斬而官免責公爭之強卒坐衆償負而官亦奪俸時論躋之累遷山東按察司公在部久精練法比及轉外任屢平反冤獄而作奸犯科者按治嚴明不少貸擢江蘇布政使察出前司庫空闕銀三十六萬兩揭報清刷

聖祖奇其才未踰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寧而聞夏逢龍之亂時賊連破斬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無一人西者衆懼議緩行公曰兩省地聯一江無撫臣彈壓慮且生變疾抵至湖口偵知會城遣撫標兩校出師托言無餉不發意頗叵測立檄稅庫銀千兩委道員往諭之省中標兵單弱人情恇怯公至鎮以無事有告變言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聚衆應賊者公佯不省而陰授遊擊超永吉方略夜縛二渠至立斬之縣其首章江廣潤兩門餘悉不問衆乃大定會夏逆亦殄江省素凋敝又新遭震驚公先條除病民者十數事黜貪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名捕正法江西遂安三十一年命仍以故官調撫江蘇江南承平久士民愛尙文雅公遂弛威嚴以清靜無爲爲治吳故有蘇子美滄浪亭公至葺其遺趾暇日招文士觴詠其中修無錫道南祠一切

細務循舊章治之無所更作而下亦莫有犯者在職十有四年歲豐人和獄盜衰息屢逢

聖祖南幸

溫語褒獎至解所御冠袍賜之屢次乞身不允最後抱小

疾 命遣御醫診視隨

召爲吏部尙書公少侍文康公於京邸

熟練掌故到吏部人不能欺無敢亂銓法者四十七年以衰病乞歸臨行慰勞再四并詢江南盜賊事公對愚民無知惟早具獄可免株連

聖祖是之五十二年三月

聖壽六旬公赴

闕恭賀以

先朝舊臣

誥授光祿大夫特加太子

少師公自歸田後治西陂老圃日與故人子弟分韻賦詩故晚又自號西陂居士云

許時菴先生傳

高 燾

先生諱汝霖號時菴浙之海寧人也康熙辛未先生視學江南敦士習弘文教悉以實心行實政其校士也謂國家設制義取士上以闡聖賢大義微言下以規士人立心制行歲科試牘非體認傳註精實談理者悉屏不採故事學使下車輒集諸生學宮命講五經四子雖循例奉行祇爲具文而先生與子言孝與弟言弟窮經學之淵源晰諸儒之同異諄復指誨無少厭倦而大江南北沐先生之教僉以經師人師目先生焉東林之在錫也實爲東南講學一大區會自先忠憲公於前明萬厯偕涇陽顧端文先生昌明正學天下響應沿至先生視學棟宇之弗治久矣諸生之習禮闕如先生再臨講舍兩捐俸金新堂廡以妥先賢延耆宿以造後進慨然欲重振斯席以繼往哲而開來學尋以任滿還朝而罷士林憾

之先生自爲諸生卽以文章學問推其鄉祭酒年四十餘登第入
詞館其視學江南也以贊善出最後爲大宗伯予告家居以康熙
庚子冬卒於海寧之里第訃聞三吳人士皆爲位哭越明年辛丑
請於學憲鄭公以某年月日配食朱龜山楊先生祠成公志也儘
故先生拔補博士弟子方今觀察刁公邑侯胡公增志東林謹摺
拾萬一爲先生傳不勝泰山梁木之感焉

張孝先先生傳

華希閔

張清恪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河南儀封縣人天性樸誠少卽潛心理學墨守程朱成康熙乙丑進士初授中書舍人丁外艱回籍戊寅夏大雨水泛溢募民夫囊沙築堤邑賴以安遂寧相張公督河薦公効力河工監修南岸堤工護馬家港東壩修高家堰蝦鬚溝河並著勞績再以河督疏薦授山東濟寧道漕運河導南旺水北注吏計稱最遷江甯按察司使蒞任數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

特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福建歲歉斗

米錢四百公至遣官買米平糶又多置社倉以備積貯米值驟減閩人咸飽公德永安大田等邑無賴竄伏深山中煽惑愚民公設法撫其豪餘黨遂散福州向多淫祀悉除去贖貧家女髡爲尼者數百人撫標舊多空糧爲家衆地悉募丁壯補足之建鰲峰書院

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五子選閩士之秀者肄業其中數詣書院
勗諸生以正學士子蒸蒸向風尤以褒廉吏糾貪墨爲急旋移撫
江蘇首葺東林書院躬詣講學剖論朱陸異同娓娓不倦江南頻
歲災侵上疏請賑高郵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多所全活
又請暫緩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上發帑平糶疏皆得 旨允行江
南人之戴公者較閩更甚會江督噶禮與公素不相能辛卯科場
事起劾總督營私壞法督勢張甚馳疏五劾遂寧相以司農奉
詔質審

聖祖

盡得其情

特諭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着留任噶禮革職江南

士民莫不手額相告時奉

旨會察戰艦條陳分別營哨商漁舟

編立號數奸無所容尋以張令濤一案遂寧相以冢宰再至江南

質訊遽解公任案成八

告蒙

俞旨着公隨冢宰赴京

召見

特命署理倉場總督事務越二年奉 旨管理錢法誘音戶部
侍郎仍兼倉場總督

今上元年以公年老准解倉場專理部務八月陞禮部尚書議

皇太后祔廟禮定耕籍禮儀追封 先聖五代諸大典多出公手乙巳

二月既望公卒

上聞軫悼 命鎮國公奠茶酒 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清恪公生

平持已極嚴待人甚恕見之者如坐春風中素慕平湖陸侍御隴
其推爲敬軒整菴以後一人雍正二年廷議從祀孔廟公實主之
嘗定大學改本所著有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困學錄公既歿之
三年河督田公疏請特祠東林學子請於江撫張公從祀書院之
道南祠

張菰川先生傳

秦松齡

先生諱夏字秋紹常之無錫人也隱居菰川之上因自號菰川少
有至性篤孝友力學馬文肅公見而器之遂爲入室弟子焉有文
名郡守山左宋公會五邑士子於龍城書院拔置第一屢試白下
數奇不售乃棄舉子業潛心理學學以朱子爲宗自高忠憲周藝
洲諸公並罹黨禍人人目東林爲畏途而先生信道愈篤守道愈
嚴泊乎 昭代定鼎後學憲高彙旃先生暨家弱水先生始議修
復東林學舍四方之士來遊者雲集響應春秋釋菜畢入講堂與
吳徽仲汪默菴施虹玉諸君子次第講學往往推先生倡首先生
升堂卽席容止肅穆衣冠儼然每豎一議必原本六經參以心得
往復回環極盡理趣湯潛菴撫吳至東林會講與先生上下議論
輒首領之因延至吳郡學宮講孝經小學一時環橋觀聽者無不

人人感動玉峯趙公繼之復設講座以禮請折節致敬僉謂東林有人蓋東林自彙旃高先生卽世三十餘年講席不盡廢者以先生爲魯靈光也按先生平日束躬勵行重規疊矩篤守居敬窮理之學不爲他歧所淆亂讀書靜坐老而不衰接引後學先經後史條理秩如於經尤精易詩春秋自湯中丞延講孝經旋有孝經解義其說一遵先儒而旁通曲暢使讀者悠然有會於訓詁之外小學則有論註後生羣誦習焉於十七史俱精熟而諸家記載亦博覽強記凡先代典章沿革前賢軼事家世譜牒厯厯道之如貫珠如指掌近修通省郡邑三志莫不受成焉尤究心先儒遺書於宋元明諸賢靡不考其師承採其要旨著洛閩源流錄有功聖學甚大殘編蠹簡寤寐訪求手跋親抄率多秘本邑中藏書家不逮也爲文淵博詳贍成一家言爲詩真率可喜不假粉澤四方請乞者

踵至倚侍立應未嘗厭倦嘗書座右云治此心須是刮垢磨光潔
潔淨淨生斯世要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又云思狂思猾思中行
最怕落他鄉愿一徑戒色戒鬪戒苟得常防過此物欲三關此可
以知先生梗概矣卒年八十有六著述甚富不能盡刻其五經四
書述朱解孝經問業小學論註洛閩源流錄悉行世云

高紫超先生傳

顧棟高

先生姓高氏諱愈字紫超忠憲公諱攀龍之兄孫也父諱某先生資稟異凡兒五歲聞兩兄讀書聲卽牽衣請入塾投書便成誦十歲讀忠憲遺書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年及壯補弟子員旋食餼試輒歷其曹而先生居恆絕不作帖括文字日從事聖賢遺經及程朱性理諸書五十外足不踏省門閭然以明經老邑中士大夫至不敢以字稱咸稱之曰先生云先生行完氣和充養有道內行純備其自處極潔一毫不以取于人及與之居退然而溫以和雖庸夫小童莫不自謂先生親已也先生父晉侯公性素豪豪于飲先生事之委曲承順食必具酒肉及與人飲先生遣僮使往候已則屏伏路側俟與主人拱揖別則趨迎扶攜以歸數十年不易母歿泣血三年不飲酒食肉內寢逮晉侯公年八十九以終先生年

五十餘矣執禮一如喪母時先生兩兄皆早世伯兄子宥而遨遠
出數年不還先生裹糧走數百里訪得之天寒雨雪兄子單衣慄
甚出衣履服之載以歸方謀爲授室忽又出求之不獲先生乃析
產爲三授仲兄子令主其祀嫁伯兄女撫仲兄二子如子婚娶之
費一皆出先生時先生饋粥不踰數十畝藉脯修以養恆日闕無
儲先生夷然不以屑意也歲己未旱庚申大水水流室中尺餘先
生姊妹攜男女來就食先生度版爲高閣令諸人坐其上雜豆爲
飯其食之歡然而樂先生教人不爲嚴厲務以身化雖子弟未嘗
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有忿爭者至先生前自慙汗愧屈而先生與
語若唯恐傷之某嘗從先生遊見先生講說經義娓娓忘倦至食
時則爲置食間雜以酒肴雖盡歡未嘗有諱笑聲終日不欠伸跛
倚卽當空乏時清坐相對和氣溢眉宇退而猶有餘味也先生既

不問家有無所得輒緣手盡晚年困益甚嘗茹粥七日先生方挈其子登城眺望若有所得親故有遇者見先生貌益充嗚呼先生之所養可知已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檄無錫縣延先生主東林講會先生方病瘍不時往邑令餽以參餌謝不受先生爲學不尙議論惟致力於謹言慎行飭躬踐履間嘗舉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爲訓謂貧士自立必從此始故其生平自少至老守此不易邑人有以道學相笑侮者至先生獨無詆訾咸呼曰君子君子云年七十有八卒先生和易中有嚴介信道甚篤家不用祈禳治喪不作浮屠佛事一子痘瀕于危家人咸請禱于神卒不往竟亦無恙完養極密盛暑不裸體跣足與人食不越簋下箸終日晏坐一室于經書無所不窺尤深于春秋周禮儀禮周禮稿凡數十易今有周禮註及小學纂註字母諸書藏于家

林平華先生傳

陳鼎

林宰字德衡福建漳浦人萬曆辛丑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後適東林方興講學遂捐復講堂其後重建道南祠成又爲之記其略曰宰惟吳地自讓王篳路而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更六朝五季剝蝕於談麈榛蕪於戎馬非先生正學南來五百年墜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示外金人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於三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碩畫皆熟諳情形事變深於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涉功實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爲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窺二帝可

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奈之何阨於權奸不究其用以殉此諸君子所謂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歎自東林復振後每月主會遇當道憲長四方賢哲皆一軌於禮其有心衛道如此至先後試士拔馬世奇華允誠爲第一稱水鑑云其加意人文又如此凡民間有事剖斷如流按律得情吏胥不得上下手去任後民思之曰安所得林青天哉其得人心又如此官歷部曹至南京兵部侍郎卒學者稱平華先生後逆璫毀書院見宰碑記遂入東林榜中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曾二雲先生傳

明史稿

曾櫻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乞假歸師事鄒元標。久之，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啓二年，稍遷常州知府。諸御史巡鹽倉、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劾權文牒。日至櫻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獨南畿奔命數巡，按請一切戒飭罷鈎，訪取贖諸陋習。」都御史熊明遇爲申約束焉。櫻持身廉，爲政愷悌，公平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姓名，櫻不應。御史以危言恐之，櫻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劾罷巡撫周起元，迨知府行屬禮，櫻獨如故。實怒，移檄以爾汝侮之。櫻亦報以爾汝，卒不屈。無錫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被逮，櫻助昌期、應昇賞，而經紀攀龍死後事，出其子及僮僕於獄，爲文祭之。宜興毛士龍坐忤

魏忠賢遣戍櫻諷士龍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賴櫻以免武進孫慎
行忤忠賢當戍櫻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七年遷浙江右參政用
士民請詔以新秩留任崇禎元年以右參政分守漳南九蓮山賊
犯上杭櫻募壯士擊退之夜搗其巢殲賊殆盡士民爲櫻建祠母
憂歸服闋起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司分巡福寧先是紅夷
寇興泉櫻請於巡撫鄒維璉用副總兵鄭芝龍爲軍鋒果奏捷及
劉香寇廣東總督熊文燦欲得芝龍爲援維璉等以香與芝龍有
舊疑不遣櫻以百口保芝龍遂討滅香芝龍感櫻次骨十年冬東
廠獲一男子言爲櫻行賄謀遷浙江按察使詞連吏部主事林中
鳳來方燁帝怒下兩人獄命撫按械櫻赴京御史葉初春先爲櫻
屬吏知其廉於他死微白之有詔詰問因具言櫻賢然不知賄所
從至詔至聞巡撫沈猶龍巡按張肯堂閱廠檄有奸人黃四臣名

芝龍前白曰四臣我所遣我感樓恩恐還去令從都下訊之囚臣乃妄言致有此事猶龍肯堂以入告力訟樓寬芝龍亦具疏請罪士民以樓貧爲醜全辦裝耆老數千人隨至闕下擊登聞鼓訟寬帝命毋入獄俟命京邸削芝龍都督銜而令樓以故官巡視海道未行楊嗣昌以衡永多寇奏改樓湖廣按察使兼右參政分守湖南給以勅故事守道無勅帝特賜之時賊已殘十餘州縣而永州知府推官咸不任職樓薦蘇州同知晏日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才兩人方坐事罷官以樓言命日曙以同知掌知府事元吉以檢校掌推官事樓乃調芝龍勦賊賊多降一方遂安遷山東右布政使分守登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龍巡撫其地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山東初被兵巡撫王永吉所部濟兗東三府州縣盡失匿不以聞及兵退以恢復報而樓所部青登萊三

府失州縣無幾盡以實奏及論罪永吉反擢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而櫻奪官逮治下刑部獄不十日而京師陷賊盡釋諸囚櫻乃微服遁還自詣南京刑部時福王已立法司當以贖徒唐王稱號於福州鄭芝龍專柄薦櫻起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而移吏部張肯堂於都察院櫻持法不撓數有所執爭薦搗重熙傅鼎銓等皆擢用櫻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文淵閣王駐延平令櫻留守福州

大兵破福州櫻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二終